

文学回忆录

曾 岚

战斗的一生

浙江人民出版社

文 学 回 忆 录

战 斗 的 一 生

曾 岚 著

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楼文松

封面设计 邵秉坤

战 斗 的 一 生

曾 岚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25 字数57,000 插页3 印数00,001—1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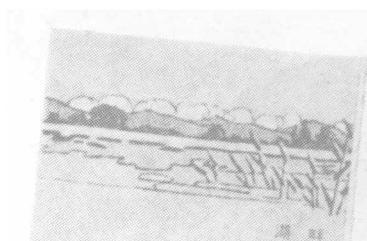
1982年3月新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260 定 价：0.38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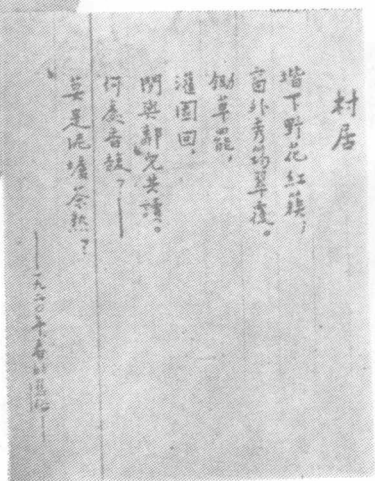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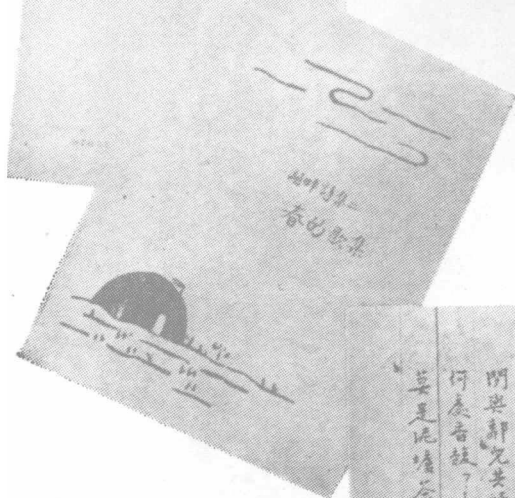


鍾三

一九二二年油菜花黃時



诗集《湖畔》和
《春的歌集》封面



手迹

引 言

浙江人民出版社要我写本修人同志的小传，希望我将他在革命活动方面以及在文学上的成就记述一下。我想：纪念一个革命先烈，由他的战友、家属来把他的生平事迹记录下来，这是最好的纪念和最大的慰藉，对我来说，更是义不容辞。

俗话说：“往事如烟”。可是，回忆我和修人同志共同生活的那段岁月，真可以说是一页一页富有生命的图画，有欢乐，也有眼泪。我不想在那些英勇的事迹上面加枝添叶，那会失去真实，只想让读者知道，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一个普通战士是怎样战斗过来的。

现在，我来谈谈修人诗文选集^①里，由我保存下来的两首小诗和两篇童话的经过。

修人同志写的诗很多，除了编入《湖畔》、《春的

^①即《应修人 潘漠华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歌集》、《支那二月》等书里外，还有一些诗散落在各处。他在苏联莫斯科时，写了不少诗。在克里米亚休养所里也写了一些。当时，我读了后就把这些诗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当我们快要离开莫斯科时，我把那个小盒子拿出来，盒子里已经装得满满的了，我又一首一首的读着。修人看见了说：

“还留着做什么？又不能带走，撕了算了。”

修人同志牺牲以后，我忆念他在苏联写的一些诗。在夜晚，很深很静的夜晚，我自然而然地念着一些诗句，可是能够记忆起来的只有几首了，有的只能记起两三句。《海参崴的海》，是修人赠给我的第一首诗，我象学生时代读《湖畔》和《春的歌集》上的诗一样，读得很熟。《在莫斯科》，是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学习时，修人送我回到女生宿舍去的路上，经常念着的一首诗，所以我也记得很牢。此外，还有几首记得起来的，都是赠给我的一些小诗。

修人同志牺牲那年，我的姐姐刚刚在上海的一个医学院里毕业了，准备回到武汉去，我把修人写的两篇童话的抄稿，请她带回家去交给母亲保存。《旗子的故事》，是用毛笔抄写的，夹在一面镜子里，再请铜匠把镜子焊好。经过十余年后拿出来，字迹仍很清楚，不过纸变黄了。《金宝塔银宝塔》，因字数较多，放在镜子里面太厚了，我就把它密写在裱心纸上。解放后，洗出来一看，许多字已经看不清楚。为了这篇童话，我曾向许

多方面探问当年出版的《文化月报》和《中国论坛》，但都无法找到。直到1956年，我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上看到有《文化月报》的书影，才从收藏这本书的同志那里将《金宝塔银宝塔》抄来，把原来抄稿里模糊不清的字补进去。

这是两首小诗和两篇童话保存下来的经过，也是修人同志牺牲以后，我为他做的一点事！

退休之后，我来到了修人同志的故乡，在他诞生的屋子里，着手写这本小册子，往往在写到中途时。我的感情不能平静下来了，于是，放下笔，走到“修人小学”（这里以前是个庙，修人同志小时候常到这里来看戏）里去。校里的儿童把我围起来，红红的面颊上，闪动着一对对乌黑的眼珠，好象在说：你写下去吧，我们要看这本书的。想到这里，我就连忙转身回到屋子里，伏在修人同志幼年读书的桌子上，又继续写下去。

这本小册子的资料，前面一部分是根据修人的亲友的叙述，和在故乡找到的几本修人的日记整理而成的。武汉时期的一段文字，参考了一些历史资料。此外，还采用了上烟一厂的厂史材料。其余的，都是我的一些凌乱的回忆。

这本小册子，不能作为一本完整的传记来看，只不过是一些片断的回忆罢了。这些片断的回忆，只是修人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的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即使在这一部分中，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还

是不难看出来的。在修人同志牺牲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不怕自己的文笔拙劣，大着胆子把这些片断的回忆，拉杂地记了下来，权作纪念。

曾 岚

1958年12月

目 录

1	山里人家
4	学徒时代
7	在五四运动的大风暴里
12	创办上海通信图书馆
17	歌笑在湖畔
21	在广州黄埔军校时期
25	到苏联去
31	学习是为了工作
35	高贵的友谊
39	一个地下油印机关
45	“丢了一件棉袍”
49	关怀——爱护
53	《前哨》出版
56	这不是小事
60	小客人

64	两篇童话
68	主笔编者
72	忆念一个永垂不朽的名字
77	战斗在白色恐怖下
87	斗争的参预者
91	最后的战斗

山 里 人 家

赭山，在浙江的东北部，从前属于慈溪县，现在划入余姚县了。山上石头的颜色是赤色的，所以称为“赭山”。

由赭山朝东北走三里，沿着田畈，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水，这条溪水名叫应家河塘。溪水两旁种着李树、梅树、桑树和茶树，其中以桑树最多，每逢养蚕季节，农妇三五成群，来到溪边采桑叶，一筐一筐地背回家去。

蚕丝，乡民将它做成丝线，染上颜色，再用这些五彩缤纷的丝线，绣出山水人物来，——这是乡民谋生的主要依靠。正是：

缫些蚕丝来，
自家织件自家的衣裳；
汲些山泉来，
自家煎一杯嫩茶自家尝。

溪外面是李树拥梅树，

溪里面是桑树领茶树。

溪水琮琤地流过伊家底门前，

伊家是住在那边的竹园边。①

应家河塘村的居民，在五十多年前都是以绣花为职业的。有本钱的人家，就到上海去开绣花店，无力开绣花店的，就把儿子送到上海的绣花店去做学徒。

应修人的祖父应玉祥，也在上海一家绣花店里做学徒，满师后，就在这家店里做店员。十多年后，应玉祥积蓄了一点钱，就同几个朋友合资开了一家绣花店。

应修人的父亲名叫应庆泰，在宁波的一家布店里做店员。1900年2月7日修人诞生了，乳名叫阿瑞。全家的人如同栽花一样：把他放在屋子外面，唯恐阳光太强；放在屋子里面，又嫌太阴；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让这个独生儿子健康地成长起来。

修人从小善良温顺，同情那些穷苦的人，常常暗地里给他们一些帮助。有一次，一个穷亲戚来向母亲讨条旧被里子。修人看见了就同母亲说：

“不要把旧的给他，旧的一用就要破的，破了他们又没有了，还是到阿爸店里去买点新布来给他吧，让他可以多用几年。”

母亲觉得儿子讲的话，有些道理，可是买新布送人，祖母知道了是一定要大骂的。

①这首诗是修人在1921年写的。题目是《山里人家》，收在《春的歌集》里。

应家河塘村没有小学，修人在私塾里读了几年书后，就到离本村六里路的杨村去读小学，晚上就住在杨村的姨母家里。姨母也同栽花一样，一天到晚庇护着他。

修人十四岁那年在小学毕业了。父亲希望他懂些做生意的门路，就打定主意要送儿子到外面去学生意。

上海，是祖父起业发家的地方，父亲热望着儿子能够到上海去。

修人的姑母有个亲戚在上海福源钱庄做经理。父亲就请姑母去讲情，一讲就成功了。于是，这个只有十四岁的孩儿，就离开了家乡，到上海去了。

学 徒 时 代

在旧社会里做学徒，事情做错了，就要挨打受骂。在小的店铺里做学徒，还要替老板娘抱小孩，洗尿布，倒马桶。吃饭时，眼睛要望着别人的饭碗，看到师傅们碗里的饭快吃完了，就得马上把自己的饭碗放下，站起来去给师傅盛饭。往往吃一碗饭要放下碗筷好几次，等到别人一个个吃得饱饱的离开桌子后，自己才能安定地坐下来，把剩下的残汤冷菜连饭送进肚子。

修人做学徒的钱庄，情形稍有些不同。不替老板娘抱孩子，也不洗尿布，吃饭时有老佣人站在旁边替先生们盛饭。这倒并不是在钱庄里做学徒特别些，主要还是看生意做的大小。福源钱庄在上海钱业界中也算是有名气的钱庄之一，它的排场大。在里面做学徒，每天是数钞票看银洋，练习打算盘。吃过晚饭后就把裱心纸裁成一条条的，拿来搓煤头，这是供给抽水烟的先生们点烟用的。

每天晚上都要搓煤头，修人觉得这时间好利用来看书。于是，他就把桌子的抽屉拉开，把书放在抽屉里，

眼睛看着书，手里搓着煤头。有时老司务走过来笑着说：

“你还是上楼到寝室里去看书吧，我要关灯了。”

修人抬头看看桌子上，只搓了几根煤头，自己也不觉好笑起来，怎么只搓了这几根呢，手一直没有停过啊！原来，他一心注意看书，手老是在煤头纸上搓来搓去，所以只搓了这几根。他把煤头纸交给老司务，连声地说：

“明天等这本书看完了，一定要多搓点。”

“明天你这本书看完了，又要换本新的书看了。”老司务笑着说。

1917年，修人十七岁了，这时，他已经欢喜写诗了，写的都是些旧体诗。

三年学徒期满，修人就在福源钱庄帐房做结帐算息工作。他平时欢喜买书，几年工夫下来，买了不少的书。晚上，同几个钱庄里的青年，共同在一起看书，《新青年》、《少年中国》，都是他长期订阅的刊物。慢慢地书一年比一年多起来了，这时，一共有二百九十多本。他就把书集中放在一个木箱子里，上面写了“修人书箱”四个字，专供同事中爱好读书的人借阅。

修人把每天的帐结好后，空下来的时间就是看书。看到《新青年》二卷一号上李大钊同志写的一篇《青春》和四卷四号上一篇《今》，他把这两篇文章读了又读，对于自己在钱庄里做事情，一天一天感到不满意

了。他讨厌商人，因为商人只知道赚钱。他看到农村里的农民一年到头在田地里辛苦劳动，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他想：如果农业发达了，就可以使农民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因此，他很想学农业。有一天，报上登着南京农业学校的招生广告，修人马上写信去要了一份招生简章来。同时，又写信和父亲商量。可是父亲不答应，认为把钱庄这样好的金饭碗扔掉去学农业，那真是太没出息了。

修人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意，心里闷闷不乐。农历除夕，钱庄谢年要跪拜，修人最讨厌这一套仪式，就假装肚子痛，溜上楼去睡觉。晚上吃“年宴”时，他下楼来吃了一顿丰美的酒席。酒席要十元钱一桌，三桌酒席一共要三十元。修人暗地叹息道：“这笔钱足够乡下的贫穷人家一年的口粮咧！”他不禁想起了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名句：

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那位亲戚经理看到修人谢年时不跪拜，听说他肚子在痛，怎么吃起“年宴”来倒吃了不少，这明明是在捣蛋，就用两只眼睛瞪着他。修人心里想：用不着多瞪了，明年不会在这里吃“年宴”的。